



星洲日報

文匯2

花蹤

看百花齊放
追永恆踪跡



花踪

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



星洲日报 社长

拿督张晓卿

坚守承诺

眨眼5年过去，第一届“花踪”文学奖的举行，仿佛还是昨天的事。藉着第三届“花踪”文学奖的举行，我们希望大家能对当前华文文学创作的方向与任务提出看法与意见。

多年来，我们对于华文文学的大方向已有一致的认同，但是对写什么题材，反映什么现实，如何发挥文学的功能，则有不同的看法。譬如近年来引起争辩的写实文学、后现代主义，便表现出一些观念上的分歧。

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观念上的分歧如果出之于名词的争执，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是在搞小圈子，强调地域差别或某种对立，那是很危险的。以词害意的形式主义固然不可，刻意的标榜门户，制造分歧，更应该被批判。

文学就是文学，它的价值决定于它的艺术性，这艺术性不在于反映了什么，鼓吹了什么，合不合某种模式，而在于它的形象化，能否诉诸人们的良知与感情，获得共鸣。良知是合乎整体利益的价值判断，感情是人的性善反应。所以文学终归是文学，问题是要拿出好的作品来。没有好的作品，名词的形容只是使作品更失去其艺术价值。这好像一幅画，画的本身好坏是重要的，不能以框子来辨识或判断画的好坏；也不能以作画的人是哪一国，哪一地方的人来辨识或判断画的好坏。

对于这样的观念分歧，可以尝试透过文学研讨会的方式提出积极的讨论，正视问题的存在，发掘问题产生的原委，讨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毋宁是此时此际我们的华文作家究竟要有怎样的认识，来决定他创作的方向。因为作品是由作家创作的，作家有怎样的想法，便会写出怎样的作品，所以确立正确的，或者说有益于当前整体利益的想法，是根本之图。

星洲日报作为一份回归本土、面向国际的华文报，我们将坚守宣扬华文文学的承诺，使“花踪”文学奖一届比一届办得更出色。



花踪文学奖工委主席

总编辑 劉鑑銓

第 2 个 花 季

逾半个世纪以来，《星洲日报》走过了曲折崎岖的道路，也走过了光辉的历程。

跨入 90 年代，尽管横在面前的路逐渐平坦，愈走愈宽，但我们却不想让脚步迟缓下来，刚刚松了一口气，我们即在自己肩膀上加了另一个不轻的担子——举办花踪文学奖。花踪文学奖推出后，引发了超出我们预料千百倍的热烈回响。来自各方的赞美、关爱和支持，成了我们继续前进的推动力。

我们的另一种推动力源自报社同仁对“花踪”意念的认知和投入。同事们除了忙於日常的职务之外，还自动自发、日以继夜地承担起筹办花踪文学奖、文艺营及系列讲座的额外工作。文教主任室的灯光更是常常从早上亮到凌晨。

令我们鼓舞的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恐怕还没有一个文学奖能像花踪文学奖这样得到华社广泛的支持；这种情况说明了我们的文坛真正到了开花结果的季节。

1991 年的第一个花季，给文学界带来了震撼和惊喜。大家期盼第二个花季的来临。国内作家有两个期望：（一）《星洲日报》持之以恒，确立花踪文学奖的永久性；（二）将得奖作品结集出版，以免佳作随岁月的流逝而湮没。今天，我们以实际的行动回应了国内作家的关爱。

同时，顺应於梨华、痖弦、陈瑞献等国外作家的倡议，第二届花踪文学奖增设了世界华文小说奖，使马华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建立联系，为世华文学作出贡献。

第二届花踪文学奖从 1992 年初起徵文，共收到各文类作品如下：

· 世华小说：72 篇（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英国、法国、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汶莱、澳大利亚。）

● 马华小说：82 篇 ● 报告文学：10 篇

● 散文：126 篇 ● 新诗：82 篇

与东南亚其他华文文学奖相比，这样的篇数是挺高的，令一些参与评审的老作家心里对马华文学的前途重新点燃起希望之火。

除了报告文学比较处於弱势之外，这次的得奖作品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得奖人中，大部份是平日勤於耕耘，作品常见於报刊的青年作家。

我们可以说，第二个花季是丰收的季节。我们深信，未来将是新人辈出的年代，文学薪火必能永远承传下去！



花踪

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

海水与花踪

花踪文学奖工委秘书 萧依钊

“花踪”，包含着一个扣人心弦的文化意念：
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

“海水到处有华人”，是因为先辈的飘洋过海。

“华人到处有花踪”，是因为祖先在落脚之处披荆斩棘，开荒拓土，播下了文化的种子。

著名的诗人、画家、雕塑家陈瑞献为花踪文学奖雕塑的翻铜奖座，揉合了玫瑰和海鸥的造型，生动而形象化的体现了“花踪”的意念。

海水到处有华人，有玫瑰，也有海鸥。

1990年，陈瑞献在夏威夷的海边散步。蔚蓝的海洋浩瀚无边，但海洋的蓝色并不是单纯的，它有好几种调子，犹如绘画色彩一样，蓝色之中，分几个层次。

不久，斜阳西照，海面上出现了一双男女的倒影。风很大，他们的头发抖动得厉害。陈瑞献从头发的抖动，联想到心理上的抖动。

海天之间，鸥影点点。陈瑞献脑海中灵光闪现。他通过海鸥和玫瑰的对话来表达当时的情景和观感，写了一则寓言《花鸟》：

海鸥对玫瑰说：“那海洋一层钴蓝一层普鲁士蓝一层孔雀蓝，就像你身上一瓣瓣玫瑰红那样，要在画面上才能有清楚的描绘。”

玫瑰答道：“而海滩上那双倒影，发影在海风颤栗，就像你双翅的拂动，只有在诗里才会有贴切的形容。”

紧接着，陈瑞献以蓝色为主调，用色彩把花和鸟的对话绘出来，完成了巨幅油画《诗之颤栗》。

他又以雕塑家的眼光来看寓言《花鸟》，而从中汲取了新的灵感。他用一堆黏土，将玫瑰和海鸥的形状，揉合成为一座泥塑。在卓绝不凡的艺术手法下，“花踪”雕塑终于成形面世！

“花踪”是“华宗”的谐音，即“华人之所宗”。“花踪”将是一个永恒的提示，永远提醒华

人去发扬华文文学。

任谁得到“花踪”文学奖，都会感觉到铜雕奖座的重量，因为陈瑞献、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工委们，还有许多国内外作家在它身上浇灌了大量心血！

“花踪”的文化意念成了花踪文学奖颁奖典礼的设计概念。舞台上重现的祖先以血泪、生命凝成的拓荒史，使古道热肠的国内外作家流下了热泪。

当灯光灿烂的颁奖典礼落幕后，诗人小曼与音乐家陈徽崇怀着激动的心情合创了《花踪之歌》。从此，花踪文学奖有了主题曲：

“飘洋过海 披荆斩棘

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海水到处有华人 华人到处有花踪

海水到处有华人 华人到处有花踪”

路，漫漫；心，火热。愿追寻“花踪”，一步一步的朝前走去！



陈瑞献：油画《诗之颤栗》



漂洋過海
 披荆斬棘
 落地生根

星洲日報

《花踪》文學獎

在马来西亚创下了4项纪录:

1 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报社独力承办的文学奖;

2 有史以来最高的华文文学奖总奖金;

3 首创的文学推荐奖;

4 第一次以文学奖名义邀请

海外作家、学者,在全国各地主持系列

讲座,出席听讲人数也创下纪录。



花踪頒獎典禮 (1993年10月31日·吉隆坡)

春花秋實香滿路
一徑春泥總護花

花踪頒獎典禮成為了馬華文壇的一大盛事。
海內外的栽花人、護花人、賞花人、看花人
都來了！為的是看百花齊放，追永恒蹤迹。



分享喜悅。左起為《星洲日報》總編輯劉鑑銓、推薦獎得主小曼、寒黎及《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



天真活潑的小女孩向老作家獻花敬禮。



新詩組得獎人難忘的一刻。左起為主評鄭愁予、葉明璫、林若隱、呂育陶及頒獎嘉賓詩人烏士曼阿旺。



散文獎得獎人欣喜满怀。左起為主評陳若曦、得獎人因心、劉慧華、柏一及頒獎嘉賓任雨农。



越洋而來的賞花人臉上綻出燦爛的笑容。



花踪

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



报告文学奖首奖悬空。左起为主评徐泓、颁奖嘉宾老作家韦晕、得奖人许心伦、李宝钆的代表及曾毓林。

世界华文小说奖颁奖礼

(1994年1月21日·上海)

由於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的首奖和佳作奖得主都是中国作家，未克前来马来西亚领奖，因此，《星洲日报》在上海特别举行了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颁奖礼。上海三十多家电视台、电台、报刊都派出了记者采访，花踪的消息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



小说奖得主亮相。左起为主评於梨华、得奖人毅修、庄华兴、李天葆及颁奖嘉宾姚拓。



《星洲日报》代表与得奖人、中国文艺界及新闻界朋友合影。



《星洲日报》社长拿督张晓卿恭贺首奖得主西颺。



光荣的刹那。右起为《星洲日报》社长拿督张晓卿、得奖人张国擎、西颺及《星洲日报》文教主任萧依钊。

花踪國際文藝營 (1995 年 10 月 30 及 31 日 · 雲頂高原)

名家薈萃，碰擊出智慧火花！

花踪文藝營使大約 200 位文學愛好者有緣相聚一堂。文藝營開幕禮上，《星洲日報》隆重的推介了《花踪文匯 1》。



《星洲日報》社長拿督張曉卿主持《花踪文匯 1》推介禮。



副教育部長拿督馮鎮安主持開幕。



美國小說家於梨華的每一句話，都深烙在營員的腦海里。



花踪 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



爱诗的人围绕着美国诗人郑愁予，
交流诗情。



营员聚精会神的聆听名家的演讲。



离别是为了下次的相聚。海内外作家向全体营员致意。

花踪系列講座

名家遍洒文學種籽

花踪是个文学意念，系列讲座是实践这个意念的长期努力。

从第二届到第三届花踪文学奖颁奖典礼期间，《星洲日报》邀请了13位海外名家到全国各大城市演讲。



诗人郑愁予踩着哒哒的马蹄声而来，跟大家分享了“在中国诗中的道德和律德”。主持人是新加坡诗人潘正镛。



“词学的现代观”、“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讲座，学者叶嘉莹与刘梦溪释放智慧的光芒。主持人是马大中文系副教授林水椽。



由美国翩翩而来的小说家聂华苓，引读者进入“边缘文学”的世界。主持人是新加坡作家谢克。



美国小说家陈若曦将人生阅历化为语言，就“华人与华人文化”课题，侃侃而谈。主持人是新加坡作家周维介。



台湾鬼马作家张大春，一副明星风采。他在“类型杂交而後有创造、说谎的历史”演讲中挥洒才情。



掀起“文化苦旅”风潮的中国作家余秋雨，澎湃汹涌地引读者走进古国大地。



花踪

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



聆听台湾作家蒋勋的“青春·叛逆·流浪”，如同沐浴春风。



中国著名记者徐泓，深刻剖析“新闻与报告文学”的涵意。主持人是新加坡新闻从业员韩山元。



九十年代的女性有何风貌？美国小说家於梨华看九十年代女性，精辟入里。旁为新加坡作家彭志凤和杨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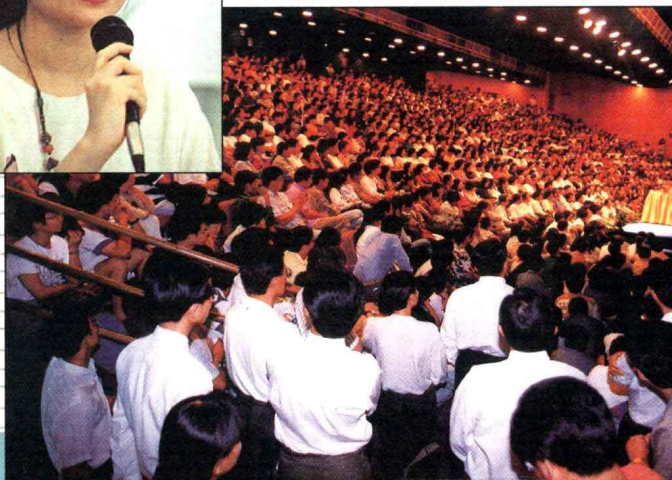
最佳搭档金观涛与刘青峰，抽丝剥茧分析“中国近年社会变迁”。主持人是大马作家永乐多斯。



新疆作家艾克拜尔千里而来，揭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面纱，开启读者的视野。



台湾广受欢迎的女作家张曼娟在马来西亚掀起“张曼娟旋风”。她谈“文学中的爱情”，每一场都爆满。





甄选奖

作品





世 华 小 说



花踪可玉如洛
家芳

余秋而
四月

一九九五年



【世界华文小说】 决审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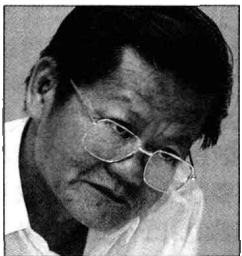
聂华苓(美国)

小说家，曾和美国诗人安格尔一同创办并主持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



姚拓(马来西亚)

本名姚天平，长期从事小说、散文及戏剧创作。



陈雪风(马来西亚)

原名陈思庆，笔名有郁人、梅雨天、陈旧等。擅长写文艺评论，现任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出版主任。

平常中见真性情

【世界华文小说】决审会议记录

决审委员：聂华苓、姚拓、陈雪风

记录／整理：魏月萍

海外著名女作家聂华苓女士，本地作家姚拓先生及陈雪风先生为首届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决审委员。会议开始时，3人商议一番后，一致赞同先从10篇晋入决审的作品中，选出3篇不分排名的作品，最后经过讨论协调后，方决定一篇主奖及2篇佳作作品。

姚拓选〈婴哭〉、〈平常心〉和〈最终消失了的笛子〉。陈雪风选〈平常心〉、〈任牧之〉和〈葱花〉。聂华苓女士选〈葱花〉、〈任牧之〉和〈归人〉。3人针对各人所选的作品提出理由与看法，并交换意见：

〈葱花〉

聂华苓：〈葱花〉是篇很好的小说。无论是小说或散文，语言是最重要的。〈葱花〉的语言非常生动，生活化。它所采用的文字很自然，形象具体。它成功刻画出葱花刚烈的性格。它结构严谨，情节吸引人，很真实，并没有巧合的情节。它可以拍成电影，因为非常的形象化，所以我选了这一篇。

〈任牧之〉

〈任牧之〉是篇写实的小説，人物刻画非常的好。小说主要是写人，是写任牧之的悲剧。他用历史社会为背景，慢慢展开故事，抽丝剥茧，

把人物的悲剧性格描述出来。它的文字很好，结构也很完整。短篇小说的细节很重要，不能浪费一个字，选出的细节就是为了表达小说的主题，就是写任牧之的悲剧。

它的主题是写一个边缘人的疏离感，为母语为华人文化挣扎，很有历史感及社会意识。他抽丝剥茧般的把人物刻画出来。一开始就写任牧之的精神有毛病去见心理医生，但他不马上说出他患上什么毛病。任牧之跟医生说“这城市越来越热了，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后来，他又一再的唠叨：“这个城市真是越来越热了”，这仿如音乐里的主调一样。“这城市越来越热了，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就是他的心理状况。这些都是自然的语言，却能刻画一个人的心理。语言是文化的结晶，所以任牧之坚持要维护华文，维护传统的文化。

小说里面还写到林医生的婚姻问题。他俩结婚以后，本来是很好。他们在澳洲读书的时候认识，后来结为夫妇。回来后生活得很好，名牌汽车什么都有，消费社会的享受他们都有了。她丈夫从小就是唸英文学校的，只会说几句简单的华语，但是不多。就因为语言的关系，这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代沟，彼此不能沟通。结果他们的孩子，两夫妇之间一个要他学英语，一个要他学中文，写出了华人的一种处境。有些地方写得非常动人，南洋大学关闭了，华文派不上用场了。我觉得最感人的一个细节是南洋大学关闭以后，任牧之死了之后，心理医生研菲，在他的衣物里面发现了南洋大学的一块旧瓦，上面刻着“南大”两个字，这一块刻着“南大”的瓦，他都那么珍惜，这是刻画任牧之的细节之一。最后林医生找到任牧之的一些断章残片，表达出他的心理状况。作者在这地方安排得很巧妙，用这些细节来表达他的疏离感，维护华文文化的一种绝望之情。

最后，是写他跟潘玉情的关系。那个女的自杀死了。任牧之死后，研菲也在他的衣物里面发现了一张照片，是潘玉情的照片。这照片是她死

之后留给他的。而且潘玉情也是在头一年那一天自杀的，这表达了任牧之对潘玉情的感情。这写得含蓄，写得非常好。一个人死了，我觉得有远因及近因。本来也许是不死的，就是一些因素突然凑在一起了，所以他就自杀了。这个也很自然。那个记者来了以后，研菲跟他谈。研菲跟他说：“事发那天他来找我，我感觉他好像受了什么刺激，不知道你跟他讲什么。”记者张宁说：“我没有，我只向他耍些任雨苍老先生的资料。我后来很有感触，说了一句如果任雨苍先生泉下有知，知道现在新加坡的华校全部消失，南洋大学也关闭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研菲沉吟了一下：“哦”，不觉提高语气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说，他是受不起这些话的。他本来就有病，他的状况一直都没有完全复原。他是个病人。”研菲是心理医生，她懂得这句话刺激了他。我觉得这是促使他自杀的一个近因。

我提出这些细节，是因为它看起来虽然很自然，但都是有意义的，刻画人物悲剧，他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甚至他死前的心理状况。它的结构完整，是篇很好的小说。

我在看这些小说之前，工委会秘书萧依钊小姐把复审的评语都寄过来了，我故意不要看，我不要受其影响。我想看看我跟他们是不是有同感。结果我看完以后，回头看他们的评语，我所喜欢的几篇，他们都评得相当好。〈任牧之〉就是其中一篇。

〈归人〉

〈郁达夫之死——归人〉，我选这篇是因为它的手法很新颖。刚开始，他引用郁达夫的话，我觉得有点零散，渐渐的我发现不是。他所引的每一句话都是个引子。他用郁达夫的残章断句，交织而成来探讨他到底是怎样死的。他用一种虚虚实实，似幻似真的写法。有传说，有史料，有幻想，甚至有幽灵出现。手法很新鲜，这种写法我还没有看过。情节构思很紧密。但对这篇小说我有顾虑：恐怕从事现代文学或搞文艺的人和写